

# 闲笔种种

XIANBI  
ZHONGZHONG

世事闲心

缥碧见底

然而生命的密度

却总是那么的

恒久与神圣

卜蓬  
著



# 闲笔种种

XIANBI  
ZHONGZHONG

世事闲心

缥碧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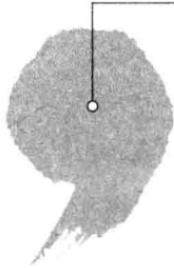
然而生命的密度

却总是那么的

恒久与神圣

卜 蓬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笔种种 / 卜蓬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407 - 6985 - 7

I. ①闲… II. ①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954 号

## 闲笔种种

XIANBI ZHONGZHONG

作 者 卜蓬

责任编辑 何伟 苏子新 王高阳

封面设计 阿来

封面题字 阿昆

---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771—2506883  
传真 0773—2582200 0771—2506856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 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张 27. 75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07 - 6985 - 7  
定价 46. 00 元

---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

# 序

## 诗意世界的执着追寻

朱慧珍

卜蓬给我送来他的新作《闲笔种种》，希望我为这部书写序，我欣然答应了。但翻开他这本新作，看到其中除了散文、书信、译文，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日记，是由卜蓬代为捉笔的一位“留守儿童”的日记。对于日记体裁，我从未评论过，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因而久久不能动笔。当我仔细拜读他的散文“树爷爷”“时空老人”等篇目后，那些无私、善良、厚道的人物一一映入我的眼帘，让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曾写过的一篇评论卜蓬小说《蜂巢界》的文章，标题是“诗意人生的追求——张泽忠小说的生命美学解读”。卜蓬在他的小说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歌颂侗乡美的人，美的景，并描绘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的、令人陶醉的景观，充分展现了他对诗意人生的执着追求。在卜蓬笔下，老年人无私、刻苦、淳朴、宽厚，青年男女清纯、开朗、亮丽，小孩子天真、活泼、健美。他笔下的侗乡的山是那么绿，水是那么清，阳光是那么灿烂。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对诗意人生的热烈追求。再回头看看新作中的“阳光男孩的留守日记”，日记中那位留守儿童来来成长史，不正是鲜活的生命的诞生、丰富、展开吗？日记中所展现的童真、纯洁、美好的世界，不正是对诗意人生（或称诗意世界）的追寻吗？我终于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我仍然可以从生命美学的角度对卜蓬的新作进行解读。命题为“诗意世界的执着追

寻”。之所以用“执着”二字，是因为这是卜蓬在作品中的始终不渝的一贯追求。

当代生命美学之精华在于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关注，同时将人的生命活动与艺术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艺术是人的生命的彰显、提升和超越。这是符合艺术的本体特征的。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卜蓬作品的。我在评论他的小说时曾经说过：“在这些形象后面潜藏着一个活跃的生命，一颗跳动的灵魂。这里有爱的倾注，有美的赞颂，但爱与赞美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这就是对诗意人生的追寻。”这些评论同样适用于卜蓬的新作《闲笔种种》。他的散文自不必说，就说那占三分之二篇幅的日记。他在“日记编”的题记中写道：孩提时听母亲哼着曲儿稀里糊涂地长大，一日，恍然悟起，像天下的父母一样，母亲唱的歌儿，原来是在礼赞生命的点滴和造化。题记中母亲的歌儿是这样唱的——

一片树叶儿，  
一滴露珠，一缕阳光，大地明晃晃。  
沐浴雨露，沐浴岁月时光，  
宝贝儿一颗米、一颗米地慢慢成长。

两片、三片树叶儿，  
滴滴甘露，缕缕阳光，世界一片光亮。  
雨露阳光，岁月食粮，  
宝贝儿一滴滴、一缕缕、一仓仓地好好收藏。

白云白，蓝天蓝，  
缕缕阳光金灿灿。  
沐浴岁月时光，  
宝贝儿健康成长，快乐地飞在蓝天上。

母亲唱的歌儿是“日记编”的点睛之作。它不仅“是在礼赞生命的点滴和造化”，而且是在赞美生命的美好未来。告诫子孙要珍惜生命，爱护生命。

在“日记”中，小男孩从意识蒙眬、混沌到学会洗脸、穿衣、拖地板、唱歌、跳舞、打字、背唐诗；从分不清你我到眷恋妈妈、爸爸、大大（外公）、外婆、舅舅；从撒娇淘气到学会去爱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从满足于“家”这个小天地的快乐到对新奇、快乐、神秘的红顶屋幼儿园的期盼。他“一颗米”“一颗米”地长大。童真、童心、童趣充满了日记的字里行间。而对妈妈、爸爸的眷恋则是日记的中心主题。日记中反复写到来来热切地盼望爸爸、妈妈的到来，爸爸、妈妈离开，他依依不舍地送别，然后又是一轮急切的等待，不情愿的告别……作为儿童，爸爸、妈妈就是他最亲密的世界，爸爸、妈妈的到来，大大、婆婆的爱抚，让他开心，快乐，让他心里充满阳光。然而，作为“留守儿童”，“来来的心灵世界空缺了什么，来来的喊声像补偿了什么。把来来抱起来的一刹那，大大在想：来来，阳光男孩，属于你的金色阳光，定能熠熠生辉，灿然明亮”。这是大大对阳光男孩的祝福，也是作者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对诗意世界的追寻。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作者心底里的中国梦。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的那样：“与其说是在写日记，不如说是一位顽童老者在和小外孙打闹之余，倏忽间寻

回了那份源自自然本原的感觉力与表现力。或者说，作者凭借那份最初的感觉力与表现力些微巨细地记录下小外孙的生活点滴的同时，即发现了岁月的奥秘和生命的最深秘密：成人世界里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童。孩童世界里，岁月的脚步声是那么的动听，生命的脚步声是那么的神奇和妙不可言。”“曾经拥有的那颗童心找回来了，魅力无限的诗性世界定会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其实，人们心里也都明白，拥有诗意世界，生活才有乐趣，就像孩童那样，一切都新奇、新鲜，世界不被看老，那有多美好。”愿卜蓬心底里的那份执着梦梦想成真，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充满诗意的中国梦。

侗族是一个善良纯真的民族，也是一个崇尚诗意栖居的民族，卜蓬作为侗族的忠实子孙，他对诗意世界的执着追寻，正是侗族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说生命美学之精华在于关注人的生命的彰显、提升和超越，卜蓬的新作《闲笔种种》执着于此，当是对人的生命意识及生命意境的关注。卜蓬的尝试值得期待。

是以序。

2013年11月3日作于相思湖畔



# 目录

## Contents

### 散文编

- 3/生命还原
- 11/树爷爷
- 15/杉姑娘
- 19/堂 兄
- 22/小山精
- 26/融州阿公
- 36/同胞喝洋酒
- 40/时空老人

### 信札编

- 49/龙年致友人的信
- 57/致法国安妮的信
- 65/致韩少功的信
- 68/在线答海外友人

## **移译编**

75/飘忽的精灵

81/根据麦罗妮夫人所说的……

94/佩蒂和莫莉

99/小天使

103/LE PETIT PONT EN BOIS DE NOTRE VILLAGE

121/NOTES DE RÉGIONS MONTAGNEUSES

## **日记编**

137/阳光男孩的留守日记

## **随笔编**

419/话题温馨

425/感谢所有人

## **跋**



散文编



# ○生命还原

据说，湘桂黔交界的三省坡上，有一道十分罕见的大自然奇观“天然长城”。2002年10月初的一天，在友人的鼓动下，我们一行十几人如探寻梦中情人，浩浩荡荡地向三省坡开拔。不巧，天下起了雨，满山雨雾蒙蒙，三五步间看不清你我，“天然长城”迟迟不肯露面。只是大伙儿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纵情于山水间，因而自始至终，歌声、笑声、吼声此起彼伏，趣事、笑谈也不断地发生……

## 一、北面的故事

我们的考察行程是从三省坡南面湖南通道出发的，途经贵州黎平。4日清晨来到三省坡北面山脚下平架寨时，老天下起了小雨，僻静的山寨忽然来了那么多的陌生客，乡亲们好奇地围着我们看热闹，当得知我们的意图后，都惊讶地瞪大眼睛，对我们的登山能力表示怀疑。同行中有三位从衣着到模样儿都挺惹眼的女同胞。广西民族学院（于2006年2月14日被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范红是从北国来的满族姑娘，浑身透着一股青春、健美的朝气，登山能力不在乡亲们的怀疑之列。鼻梁上架副眼镜的陈丽琴老师，刚从考博的考场出来，清秀的面容上还挂着倦意，



乡亲们嘴上不说，心里在犯嘀咕。而供职湖南省通道电力公司的刘曼菊小姐，乌髻袅袅，身姿窈窕，怎么看都是一副美人胚，乡亲们就议论开了，说这么个细嫩妹子，怕是要请人背着上山了。

小刘人活泼，笑微微的不知听懂乡亲们的议论不，从平架寨出发望着不远处高耸云端的三省坡，果然打了退堂鼓。只是当司机在山脚倒车时，架不住伙伴们的劝才跟着队伍上了山。伙伴们说，小刘那么爱笑，路上少了小刘的笑声，恐怕少了点什么。一路上大伙儿见山吼山，见水吼水，像孩童般忘情地又唱又跳。队伍中吼声最为响亮、歌声最为动听的是来自三省坡东面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的两位小伙子。侗家小伙子的脾性像山一般的朴实、水一般的悠柔，吼山唤水，一是因为亲近大自然心情愉悦需要宣泄，二是给大伙儿助助兴和给走在后面的伙伴们打招呼。大致因为大伙儿的激情感动了山神，走到半山腰时天放了晴，山道上闪烁着一道道飘带似的亮光。大伙儿一时兴起，吼声、歌声更为嘹亮，山壑间、树林里，到处蓄满了“噢——嗬——嗬——”的回响声。只是此时队伍拉得太长，落在后面的刘女士和照拂刘女士的两位男士的应答声先是寥寥嗡嗡的，过了一会，再也听不见了，于是大伙儿三三两两地停下来等候他们。

其实，刘女士的登山能力是用不着担心的，照拂刘女士的两位男士，一位在湖南省新晃县人民政府供职，一位是贵州省黎平县文化部门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平时公务缠身难得亲近大自然，这时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两人悠然自得、乐不可支。刘女士的笑声本来很动听，此时俨如一个快活的小精灵，银铃般的笑声一路响个不停。走在前面的这一拨人也高兴得不得了，轻盈、矫健的脚步像踩在音乐的节拍上，一个个怡然自得、悠游自在地与山水同乐。这一拨人中，年轻人最为激动，来自湘西会同县粟

裕中学的一位老师，望着眼前飞过的一只只小鸟或一棵棵枝繁叶茂的古树，情不自禁地亮开嗓子唱起缠绵、浑厚的湘西民歌。年长者也很高兴，来自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的吴万源老师 70 多岁了，此时激动得像一位少不更事的孩童，手中的相机逮住什么便拍什么。无意间，拍下两棵神奇的古树，一棵是枫木树，一棵据向导说土名叫瓢羹树。瓢羹树亭亭玉立，像一位妍丽的大姑娘。枫木树挺拔、伟岸，像一位英俊的小伙子。两棵树相向而立，似在窃窃私语，又似在默默对视。树姑娘含情脉脉，伸出丰腴健美的手臂执着地紧攥着树小伙的臂膀；树小伙显得多情而又真诚，舒展着壮实的臂膀热烈且大方地搀扶着树姑娘的腰身。这是一对以心相许、相依相恋的“树情人”。这是大自然的造化，还是因人世间亲情的感召，树之精灵也在孕育着奇迹？大伙儿讶然相视，一时陷入了沉思。

“树恋人”与坐落山腰间的六爽寨遥遥相对，人树交感而衍生的传说大都很美丽动人，说不定山寨里某一对少男少女的恋情故事与这对“树恋人”有关联呢。大伙儿正在遐思的这会儿，一旁落座的研究生李艺和供职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杨均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上过李艺的《神话学》课，神话是幻想中的真实，而眼前这对神奇的“树恋人”，是神话中的真实，还是真实中的神话，李艺思维很活跃，此时一定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杨均特思维很敏捷，像哲人般好发问，我和他合著过一本书，知道他的这点厉害。我借着他们的话题把一路上的感受说了出来。我说今天大伙用歌声、笑声和吼叫声证实了我们人类该如何关爱自己、善待大自然才好这样一个道理。侗胞常说“山林树木是主，细脖子阳人是客”，说的是绿色本来就是生命之色，因而世人要视绿色为尊，敬山林树木为“主”。侗胞深知此理，因而把绿色当作哺育生命的襁褓和摇篮。平日里他们见山就



乐，见水就唱，在大自然的面前永远像母亲怀抱里的孩童。其实，大自然也像世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律动和情感，眼前的这一对“树恋人”相依相偎，昼夜厮守，缠绵悱恻，它们是在展示着自己的生命本色和情感意义啊！大自然母亲太善良了，总是给人以智慧和启迪。大伙儿这么高兴，显然是因为聆听了大自然母亲的教诲，因而懂得该如何以实际行动去拥抱生命之源，去认同生命摇篮里的绿色和皈依生命本色……

我话没说完，大伙儿来劲了，争先恐后地向山顶爬去。

据向导说，眼前还有一截不是路的路，平常须耗上四五个时辰，今天下雨怕是要在山顶和“山兄弟”一同过夜了。向导说的“山兄弟”，脚跟向前，脚趾朝后，和典籍中记载的“小精灵”一样顽皮捣蛋，但对人真诚、友善，因此同胞称他们叫“山兄弟”。听向导这么说，大伙儿高兴地欢呼起来，说交上“山兄弟”做朋友，此行更加神奇浪漫了。说着，树林里、山壑间，回荡起久久轰鸣着的歌声、笑声与吼叫声。

## 二、山顶的故事

快到山顶时，天又下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加之云团雾气翻江倒海似的突然袭来，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快被冲散。好在小刘的笑声没有停息过，彼此间的招呼声、歌声、吼声也此起彼伏，大伙儿才用不着担心云团雾气会像恶魔把大活人吞噬去。

只是地方志书上说得好好的，“天然长城”像一溜盘起的屋脊梁，初看似人为垒砌，实则自然天成，其高度在 10 至 30 米之间，出露长度达 300 多公里，按说雨天也该找得见，这会跑到哪里去呢？向导是六爽寨人，三

省坡的地形地貌熟记于心，这时却着急起来神情慌乱摔了一跤，肩上驮着的饭包惊吓似的飞了出去，接着往山下滚去。这是一行人的中午饭啊！大伙儿惊叫过后一下想起向导适才说的“小精灵”，于是有人打趣说怕是“山兄弟”拎去了。吴老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他说三省坡的“山兄弟”和典籍里说的“山魈”差不多，人面猴身，会使障眼法，活泼可爱，但调皮捣蛋。我在一本书里对三省坡上的这帮“山兄弟”作过描述，于是接过吴老的话说起了这么一段故事：

传说有一位老人在三省坡半腰槽牛牯，老人在牛棚旁的田里放养禾花鱼。一天夜里，一帮“山兄弟”用肩抵着田埂“嘿嗟喽”地齐呼号子想把田水倒干捉禾花鱼。一会儿田里荡起了水浪，“山兄弟”以为田丘真被掀动起来了，于是更加攒劲，号子喊得山响，吵醒了老人。老人醒来后笑呵呵地说，小兄弟呀，鱼还小，等养大了炒起来才香，吃起来才有味啊！“山兄弟”只顾埋头掀田埂，忽然听见有人在说话，一下呆住了，但很快便七嘴八舌地说他们也要在这田里放养鱼苗。老人依然笑呵呵地说，好呐，那我们要勤放鱼料好生喂养啊。“山兄弟”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天天割草拾牛粪喂养鱼。等到鱼喂大放田水捉鱼的那天，“山兄弟”高兴得不得了，老人也笑眯眯地来到田边，问“山兄弟”说，小兄弟呀，当初放鱼苗时你们可记有记号不？我的鱼记有记号呐，凡是红尾巴、开大叉的都是我的啊。“山兄弟”拍着胸口说，您老人家放心吧，红尾巴、开大叉的都归您啊。说完蹦蹦跳跳地去抓鱼，抓得这个是红尾巴的，抓得那个是开大叉的，大尾鱼都装进老人家的竹篓里，“山兄弟”发觉上当了，但又不敢反悔。夜里，“山兄弟”说起这事来了情绪，于是恶作剧地往田里丢石块，诅咒老人的田



塘来年养不活鱼儿。老人第二天醒来，发现田里尽是石头，知道是怎么回事，便笑呵呵地说，一块石头三两油，三年壅田不用愁。“山兄弟”觉得又上当了，于是七手八脚地把田里的石头捡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伙伴们听了这段故事后神色微妙起来。有的说“山兄弟”拎了饭包还使障眼法，让大伙找不着“天然长城”，又吃不上午饭；有的左右顾盼，好像瞧见树丛里真有“山兄弟”的身影在晃动。吴老笑呵呵地说：今天雨稠雾大，找不着“天然长城”，难说是“山兄弟”使障眼法，但“山兄弟”欢迎城里来的客人呐，这下把饭包拎了去是想和大伙儿共进午餐吃“合拢饭”呢。

小时候听老辈人说过，三省坡一带放牛娃上山养牛常请“山兄弟”帮照看牛群，中午便邀约“山兄弟”一道吃合拢饭，我问吴老真有这事不，向导一旁插话说这事可有趣呐，那“山兄弟”有隐身术，但很懂规矩，吃饭时等放牛娃祭过山神后才动嘴吃，这时光听见“山兄弟”的嘴巴响，却不见“山兄弟”的身子影，“山兄弟”说他们长得怪模怪样怕吓着朋友。向导说完，倔劲也就来了，一步一移地往峭崖边爬去，终于把饭包拎了回来。

这时，已是午后2时许，大伙儿饥肠辘辘，好在饭包是糯米团，把脏了的部分剔去，余下每人还摊上一小坨。刘女士手捏着饭坨，银铃般的笑声响了起来，大伙儿脸上的神色也随之轻松起来。一团拳头大小的饭坨，匀一坨给“山兄弟”，匀一坨给“山神”，填进肚里就那么些，只是此时此地，在高山之巅，祭过山神之后，和“山兄弟”一道吃“合拢饭”，既新奇又兴奋，肚子问题已不是问题了。于是，大伙儿的歌声、笑声、吼声又一次在这一方天隆隆地鸣响，久久地回荡。